

茄山河

钞票赚了看哪能用

文 / 史舒薇

沪语编讲

假使有位收入好算算个朋友，嘴巴里老欢喜叫“碰头聚餐”，饭桌上是大家个中心，谈天说地，浪头高，但是等到“付铜钿”个要紧辰光，声音倒迤迤叫低下去了，头也慢慢叫别过去了，手拉袋袋里摸来摸去，结果，老兄挖了半天只挖出了一块让朋友煞风景个铜头来，钞票是闭口勿谈，捱到后来倒喊大家“劈柴爿”，厝种腔调，人家就会朝伊白斜眼。直爽个人会当面开销伊：“叫了半天吃饭，只懂公款买单，哪能介抠”、“小气鬼”、“阮没派头”、“算来西”、“勿上路”、“抖抖豁豁”、“狗屎倒灶”。上海人用词褒贬分得煞拉势清【清楚不含糊】。会讲闲话个，干脆用歇后语讽刺伊“跳蚤放屁——小气”、“铁公鸡请客——一毛勿拔”，封伊做上海滩上头号“精算师”。

滑稽个是，下一次碰到人家请

客，伊会面皮老老，带仔老婆双双出席，垃伊心里从来勿肯吃亏，多捞一票是一票。厝种只晓得“铜钱眼里翻跟头”个先生，眼睛除脱盯牢两张人民币以外，还能跟朋友做点啥？大家上当一次，彻底“拗断”拉倒。上海闲话还可以拉动词、形容词后加上个尾巴（后缀）“……头势”，来夸张形容厝类人个刮皮程度。比如：“哭头势”、“精头势”、“推扳头势”、“蹩脚头势”等等。反正只要跟“吝啬鬼”稍微搭点边个贬义词，统统侬会寻出来，丑【扔】过去，叫伊吃勿脱，兜了跑。上海人还用更加生动个“磁性”拟声词来形容，“伊哪能介哭出乌拉？”忒“鸭屎臭”了！更加勿客气个触霉头闲话还有来：“算进勿算出，生意做勿大”、“算来西，算煞死【xi】”。文学修养好点个人还会“锄头刨黄连——挖苦”一句，“21世纪现代版个周扒皮”，“葛朗台重新投胎，碰得着”。倒是晓得有出手慷慨者。2008

年汶川地震后，上海退休女教师沈翠英绝对“大手笔”，拨自己个房子卖脱，450万巨款全部捐拨灾区人民。2011年又继续做好事，宁可自家折本，也要帮助伊面个老百姓卖脱积压个猕猴桃，还垃都江堰办起了猕猴桃产业园区，大家齐竖起大拇指说，好事做到底，“勿得了”、“邪气了得”。本来花样经蛮透个上海闲话，一时浪向倒像变得单调、文雅、味道淡下来了：“大方”、“乐开”、“量气大”等等。介多漂亮闲话用上去，好像程度侬勿够到位。上海人就会套用磁性个拟声词来形容：“刮拉松脆嘞嘞响”！老百姓评论：钞票赚得多啥稀奇，要紧看伊哪能用！关键辰光上海人出手哪能？像样哦？漂亮哦？气量勿是一眼眼。吨位结棍哦？立升大哦？砖头重哦？七位数，出手挺括哦？一点也勿摆赚头，勿开玩笑，硬碰硬个！

顺便谈谈小姑娘轧朋友、寻对

象，往往会用“出手哪能”来衡量一个男人个修养、素质、责任、气度。但是有辰光，赚头势太多，花来花去，一时浪向，云里雾里，看大勿透。男女双方碰头约会，看电影，荡马路，吃大餐、掏腰包……男方勿需要装腔作势个“佯小开”、“充大款”、“损派头”、“大手大脚”，不过就是抢先一步会钞而已。假使啥人碰到真正个困难、灾情、意外……所有想勿到个事体突然发生了，葛末，该承诺时就承诺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女方肯定会觉得厝个男人是个“模子”，像个“大丈夫”，欣赏伊腔调好，底气足、靠得牢。至少勿是伊种“小家败气”粘滞疙瘩个“奶油小生”，嘴巴里整天笑嘻嘻落，手里只会捂牢自己袋袋，心里斤斤计较个算东算西，眼睛盯牢周边一圈，生怕落脱了啥物事一样，让人看勿起，勿留意。讲得难听点，有辰光还真会叫人浑身起鸡皮疙瘩，真正难过煞脱。

外孙囡今年8岁，老缠着我讲故事，伊现在勿爱听我编个大灰狼做好事、参军厝些瞎七八搭个故事，要听用上海话讲历史故事。我试试看，讲一只《三国》故事——

三国辰光，周瑜和曹操打仗，拉诸葛亮来出点子。周瑜问：“我跟曹军水上打仗，用啥兵器最好？”诸葛亮想也勿想回答：“用箭最好。”周瑜说：“对，依搭我想到一道去了。现在缺箭，请依帮帮忙，拨我弄十万支来。”

周瑜迭个人，年纪轻轻，门槛老精，本事蛮大，气量大小。伊要请诸葛亮帮忙，还要暗地里弄送诸葛亮。伊对诸葛亮讲：“依十天功夫拿出来。”诸葛亮轧出苗头说：“依打仗需要，十日功夫太长了。”周瑜问：“葛末几天造好。”诸葛亮伸出三只指头：“三天够了。”周瑜有点勿相信：“依勿好打棚个噢？”诸葛亮说：“我哪能敢告总司令打棚。我愿意立下军令状，假定三天造勿出，情愿拨依打屁股。”周瑜很高兴，请伊喝老酒。诸葛亮老早计算好了，对周瑜讲：“从明天起，到第三天，依派五百个兵到江边来搬箭。”伊喝了几杯老酒，摇摇鹅毛扇走了。

厝10万支箭从阿里弄得到？是诸葛亮问曹操借来个。

鲁肃是个老实话，对周瑜说：“十万支箭，三日功夫，哪能弄得毛？诸葛亮迭个小伙子，嘴上阮没毛，办事靠勿住，摆赚头骗骗依。”周瑜讲：“是伊自家说个，我又阮没逼伊。关照军匠，造箭用个材料，勳拨伊准备齐全。到辰光伊拿无出色货，我要寻伊算账。”

曹操是周瑜个冤家对头，哪肯借箭拨伊。诸葛亮自有妙计囤拉肚皮里。

诸葛亮向鲁肃要了20条船，每条船上有30名兵。船用青布遮好，还要一千多个草把子，排拉船个两厢。鲁肃问派啥用场，诸葛亮卖关子勿讲，关照要船事体勳告诉周瑜。

20只船一列排开，摆拉江上，头一日，阮没动静，第二日，又阮没动静，直到第三日四更天，诸葛亮暗促促把鲁肃叫到船里。鲁肃问伊：“叫我来做啥？”诸葛亮说：“请依来搬箭。”

迭个辰光天墨墨黑，江上大雾漫天，面对面看勿清人个面孔。船慢慢吞吞靠近曹军水寨。诸葛亮下命令把船尾朝东，一字摆开，又叫船上个兵一边擂鼓，一边大喊大叫。鲁肃吓煞了：“如果曹兵冲过来，阮没退路，大家齐完结。”诸葛亮笑笑说：“雾个介，伊拉不敢派兵出来。我搭依只管吃老酒，天亮回去。”鲁肃半信半疑。曹操迭个鼯大听见鼓声，大叫一声：“江上雾大，敌人要打过来哉，赶快放箭。”伊本来手下有四千射手，再增派六千，一万名射手一齐朝江中放箭，嗖嗖嗖嗖，箭像落雨一样，一齐落到20条船个草把子上。过脱一歇，诸葛亮再拿船掉个方向，船尾朝西，仍旧擂鼓大叫，曹军憋憋又嗖嗖射箭过来，诸葛亮笃悠悠拉船里告鲁肃吃老酒。

天亮了，20只船个草把子上插满了箭。周瑜派人拔下来，数一数，10万支箭，只多勿少。

搭外孙囡讲《草船借箭》

文／吴兴人

真真假假古董摊

文／沈寂 图／范生福、范思田



上海城隍庙有专卖书画，也有古董店。有人钱不多，不敢进古董店，就到马路边去“淘古董”。有人说摊头里的古董大都是下品，有的以假充真，不识货的就做“洋盘”。也有识货的，他天天来，只看不买，偶尔发现一样“好货”，就假装“洋盘”。他估计摊店也未必“懂行”，就故意说，不管是真是假，我只要欢喜就买，在价钱上就讨价还价。居然能低价买进真古董。

远开一点



零用钿，是小时候生活中的重要念想。它的数量，随年龄增长而增长：小学里，姆妈每天给我五分钱；升初中，加到一角；进了高中，又加到两角。

五分钱能买什么呢？热天可以买一根棒冰。我喜欢吃赤豆棒冰，最好半根棒冰都是赤豆，咬上去硬梆梆的，既是冰，又是糖，到了嘴里，又化成冰冻赤豆汤。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美好的事情呢？四分钱竟可以得到这许多享受！

初中生的一角钱，就要好好算一下了。我的一角钱，基本上都用于吃早饭。一角钱，买一副大饼油条绰绰有余。我们那里，咸大饼三分一只，甜大饼四分一只，油条也是四分一根。今天吃了咸大饼夹油

零用钿

文 / 彭瑞高

条，明天就改吃甜大饼夹油条。这个条件在同学当中，算是比较好的。

高中因为伙食费另外缴清，两角零用钿就要派大用场了。一天两角，一个月就是六块，这个钱积起来，不得了。姆妈怪我是铁脚，说我两月不到就要穿破一双球鞋。她不晓得，我上学来回要走廿里路，在学校还要踢足球，鞋子当然最费了。这个零用钿，我主要是用来买球鞋。有时候球鞋破了，零用钿还没积够，我就自己补。虽然粗针长线，补得不好看，但姆妈讲，男小人学点针线生活，有好处没有坏处。她还用八角钱买了一把张小泉的小剪刀，送给我剪线头用。我问这把小剪刀扣不扣零用钿，她说，扣，奖励你学针线生活。

沪语谜语



谜谜子

编制 / 杨一峰

（一）专门做气功，满嘴呼噜声，一旦发了火，喘气蛮结棍。（猜一物）

（二）生得白又嫩，体重交关轻，出门做好事，帮依搞卫生。（猜一物）

答案见下期

闲话闲画



老街上的老头面馆

文图 / 阿仁

从河南中路走进方浜中路，过上海老街个牌楼百二十步是一条名叫侯家路个南北向小街。就辣南首个转弯角子浪有一片清真面店，老城厢居民都叫伊为老头面馆。老头面馆个老板是一个老头，老上海人。我认得伊个辰光就将近80岁了。老头中等个头，面色红润、腰背笔挺，两条寿眉已经开始花白了。老头个嗓门响、中气足，只是声音有点嘶哑了。进门来吃面个老顾客都会与老头打打招呼、问长问短。大家都喊老板“老头、老头”，老头姓啥啥也勿见有啥人去打听攀谈。

老头面馆其实勿大。底楼阮没店堂。进门就是一只小方桌，是老头卖筹码个收银台。一侧便是下面个厨房了，两口大锅烧得热气腾腾。上二楼是一条小扶梯，狭得只可以容一人上下。扶梯转弯个地方外面又搭出一间热炒个小厨房，专门来烧现烧个浇头。二楼个店堂摆了七、八

只长桌，就是顾客坐得塌塌潜潜，也最多只好塞进四五十个人。老头面馆中浪向生意最好，连老房子个楼板也拨大家踏得格格响。老头面馆个看家面点是咖喱牛肉汤面和红烧羊肉面。羊汤面与羊杂面味道也勿错。老头最得意个是伊拉烧个牛肉汤。老头讲：“阿拉当天笃出来

个牛肉汤当天卖光。阮没隔夜陈汤。汤勿够了坚决勿会再加点水、加点味精来蒙骗老客人。今朝卖光了，明朝请早！”老头面馆还有一个派头大个手段，那就是香草末子、大蒜末子放开供应，挺吃勿动气。哪怕厝点汤面香头辣小菜场浪价钿再贵，老头也一点勿肉麻，只要

